

廣

豐去豆

異

編

唐書異編卷之二十四

印月軒主人彙次

鱗介部

陶峴

陶峴者彭澤人孫也開元中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
不欺能守事者悉付之家事身則汎遊於江湖徧行天下
往往數年不歸見其子孫成人皆不辨其名字也峴之
學可以經濟自操蹀脫不為仕宦之計生又通於八音
陶人為甓潛龍歲時取其聲不失其驗嘗撰集樂錄八
以定音之得失制三冊備極工巧一冊自載一冊

上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
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常奏清商曲逢真山
則窮其境物乘興春行峴且名聞朝廷又值天下無事
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閑人非王公上客
有未招而詣者係素識其為人江山之可駐耳吳越之
號為水仙曾有親戚為南海守因訪韶右而徃省焉郡
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及遇古劍長二尺許又玉環徑四寸
及海船崑崙奴名摩訶善遊水而勇捷遂悉以錢而賞之
曰吾宗至寶也乃回棹下白芷入柏江每遇水色可愛則
遺劍環於水命摩訶取之以為戲樂如是數歲因渡巢湖

亦投劍環而令取之摩訶繞入獲劍環而便出曰為毒蛇
所嚙遽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實
怒乎蓋水府不容人窺也峴曰敬奉喻然其嘗慕謝康樂
之為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狗所好莫知其它且棲遲逆
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貴遊之歡浪跡殆
情僅三十載固亦分也不得昇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
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到襄陽山便歸
郡也行至西塞山維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
必有怪物乃投劍環命摩訶下取見汨沒波際又而
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劍環不可取也有龍高二丈

方出

劍環置前其引手將取龍輶怒目峴曰汝與劍環舊識
寶今者二物既亡爾將安用必湏為吾力爭之也摩訶不
得已被髮大呼目皆流血窮泉一入不復還也久之見摩
訶支體磔裂汚於水上如有示於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
回棹因賦詩自叙不復議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自有
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程
鶴飛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舍舟何所詣酒
旗風弱正相迎

王知事子

袁州王知事之子夏夜步於月下見庭階二蝦蟆皆金色

相與吐珠其戲一附一吞其子以為可長生亟趨而奔
付得一珠熱如火吞之身發奇瘡火起如蒸乃入池塘中
浸之瘡不已扒搔至於流血家人患之無如之何乃自搔
其肉縷縷而下每下一縷則其中生鱗甲口目可畏其父
乃射殺之人來觀者咸證其化龍也

宗立本

宗立本登州黃縣人世世為行商年長未有子紹興戊寅
盛夏與妻販纈帛抵濰州將往昌樂遇夜駕車於外
一古廟數僕擎柝持仗守衛明日尋食訖登途值小
六七歲遮拜於前語言猥利可喜問其誰家子自稱

劉曰我昌邑縣公吏之子也亡父姓名是王忠彥與
但化去鞠養於它人將帶到此潛舍我而去茲無所歸
死於虎狼魑魅矣立本拊之曰肯從我乎又再拜感泣
收而育之命名曰神授兒性質警敏每覽讀文書一過
記又能把巨筆作一丈闊字篆隸草不學而成見名賢
帖墨蹟稍加摹臨必曲盡其妙立本蓋市井小民耳遽棄
舊業而携此兒行遊使習路岐岐體態藉以自給後二年春
至濟南章丘逢一胡僧神貌環傑實生實生見兒謂立本曰爾在何
處拾得來立本瞠曰吾妻龍之妾乃輕賤爾也僧笑曰
是吾五臺山五百小龍之一夫之二歲矣方逢見之爾

久留定撥大禍吾已密施法禁彼亦無所復肆其虐於是
索水噴鼻立化為小朱蛇盤旋於地僧執淨瓶呼神授名
蛇即躍入其中僧頂笠不告而去

龍婦

朱希召為貴州經歷其地旱求雨必召師巫令覓龍或人
或獸得則師巫能識之正德末大旱求龍不獲忽見一孕
婦蹶蹶而來入城門巫執以見太守云龍在此太守叱其
妾曰婦人也豈龍耶婦亦辯云妾村坊小民某甲之妻處
得為龍太守欲縱之巫力言其是遂積薪於庭以籠其龍
婦未及燃火而雨大作龍自躍開婦已失所在楊廷選

云四川龍宮崖柱木掘以祝雨則立降蓋殊鄉壤誠靈
變幻如此

水仙子

水仙子為南嶽夫人侍者手恒弄一圓石如鳥卵色類玉
後以贈青霞君青霞君以為經鎮一日誦陰符經忽大風
雨其石裂破有一虫走出狀若綠蜉就硯池飲少水集風
雨飛去蓋龍也石隨合略無縫痕

昭潭三珠

元和中有一高士處士以釣魚為業嘗繫舟於昭潭夜僅三
更不寐忽見潭上有三大芙蓉花紅芳頗異有三美女各

踞其上俱衣白光潔如雪容華豔媚瑩若神仙共語曰今夕閑水波澄高天月皎怡情賞景堪話幽玄其一曰旁有小舟莫聽我語否又一曰縱有非濯纓之士不足憚也相謂曰昭潭無底橘州浮信不虛耳又曰各請言其所好何道其次曰吾性習釋其次曰吾習道其次曰吾習儒各談本教道義理極精微一曰吾昨宵得不祥之夢二子曰何夢也曰吾夢子夜倉惶窟宅流徙遭人斥逐舉族奔波是不祥也二子曰遊魂偶然不足信也三子曰各筭來晨得何物食父之曰從其所好僧道儒耳吁吾適來所論便成先兆然未必不為禍也言訖逡巡而沒翌聽其語歷歷

之及旦果有一僧來渡至中流而溺。是大駭。曰：「昨宵之言不謬耳。」旋踵一道士艤舟將濟。昱遽止之。道士曰：「君妖也。」僧偶然耳。吾赴知者所召。雖死無悔。不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溺焉。續有一儒生挈書囊徑渡。昱懇曰：「如前。」僧道已沒矣。儒正色而言：「死生有命也。今日吾族祥發。不可虧其弔禮。將鼓棹。」昱挽書生衣袂曰：「臂可斷。不可渡書生。」方叫呼於岸側。忽有物如練自潭中飛出。繞書生而入。昱與渡人遽前捉其衣襟。絮涎流滑。手不可制。昱長嘆曰：「命也。」頃刻而沒。三子俄有二客乘葉舟而至。一叟一少。昱遂謁。隻問其姓。字。隻曰：「余祁陽山唐勾龍。今適長沙訪張。」

法明昱久聞其高道有神術禮謁甚謹俄聞岸側有數人
哭聲乃三溺死者親屬也叟詰之昱具述其事叟怒曰焉
敢如此害人遂開篋取丹筆篆字命同舟弟子曰為吾持
此符入潭勒其水怪穴急它徙弟子遂捧符而入如履平
地循山脚行數百丈觀大穴明瑩如人間之屋室見三白
猪窠於石榻有小猪數十方戲於旁及持符至三猪忽驚
起化白衣美女小者亦俱為童女捧符而泣曰不祥之夢
果中矣曰為某啟仙師住此多時寧無愛戀容三日徙歸
東海各以明珠為獻弟子曰吾無所用不受而返具以白
叟叟大怒曰汝更為我語此畜生明晨速離此不然當使

六丁就穴斬之弟子又去三美女號慟曰敬依處分弟子
歸明晨有黑氣自潭而出頃更烈風迅雷激浪如島有
三大魚長數丈小魚無數周繞汨流而去叟曰吾此行甚
有所利不有子何以去昭潛之害遂與昱乘舟東去

歷陽麗人

歷陽尚不幾乾道間從父縣尉官所歸埽墓因留別隣家
出已偏夜乘馬行遇青衣小鬟持簡邀之仍為控馭頃刻
至一宅金碧璀璨赫然華屋也俄有麗人延客分庭抗禮
若平生歡坐定諦觀其容貌之美服飾之盛真神仙中人
為之心動少焉張宴奏樂麗人捧觥致詞曰累劫同脩真

數日今夕獲奉從容為壽罷即登榻繡衾甲帳目所未
識遂講社席之好拂旦求還麗人慘言曰郎何來之晚何
去之速陋巷草舍固不容車馬願以十日為期芮曰大人
性別嚴計已顓望堅不許復駐一宵及辭去揮涕送之曰
來日當於脩閣致謁至時未二鼓先遣僕妾施牀帳具酒
殺餼擁一香車麗人下與芮接從此每夕輒至商確古今
誄嘲風月雖文人才士所不追但戒芮曰我非凡流得侍
巾櫛皆夙昔福分致然或洩天機而必為大累子孫亦將
不免凡歲餘父母訝其疋瘠扣之不言家人或有覩者
密告之云頗知汝有奇遇吾正慮飲膳自幻化中來未

真物食之當成疾誠輟一器示我芮不敢隱與之言麗人
曰此無害即令持蒸羊一牒徃母嘗之非偽也父絕以為
憂值道人屈先生來自謂精於天心法備白其故屈曰懸
魅罔兩何足驅除縱島洞列僊而誘人為淫佚之行吾亦
能治之遂索線十丈而以針串小符於杪藏諸合中祝芮
曰君甘心妖惑死期將至如未忍聞俟彼女去時綴紙帖
於衣裾任其帶線而迹聊資一笑之適芮如所戒明日屈
先生便訪測野外有一巨蟒死焉尸橫百尺其符宛在鱗
甲間芮如酹方醒

張處靜

同州自元符以後常有妖物出為害人皆言白蛇之精害
民多被害禍至於郡守亦時隕於怪知之者弗敢以作牧
為請政和間宰相之壻某必欲得之蓋貪俸入優厚之故
相君諭之曰馮翊蛇妖甚惡無以身試禍壻意不可抑竟
拜命往焉交印之三日大張樂會官僚忽顧諸娼曰我方
視事置宴汝曹當華飾展慶顧乃着白衣何也娼知其意
不敢答宴罷即病明日詢於客將對曰使君得非昨到
眩妄有所覩耶實無此人其家走騎報於相君相君
徽宗詔虛靜張天師往治至則壻不知所之笑到
日張召內外諸神問蛇所在皆莫對繼時城隍神之

曰不知張怒色甚峻敕陰兵行箠楚毒備極訴云
之靈上與天通言出於口太禍立至張曰吾之法力
有餘今但欲得其窟穴汝若不告當先受戮於是神使
密白其處張擇日詣之去穴三里結壇五層其廣數十丈
壇成悉集一城吏民使居於其上而領衆道士作法初
一白符寂然無聞次飛赤符繼以黃符良久風雲勃興雷
電四起青氣黑霧蔽滿山谷見者危懼少頃烟散張持法
如初俄白氣滂於天際或黃或紫如是者四五變壇上人
盡顛仆怖哭立待吞噬張使人人叩土一塊以禦邪沴
遣取州印置前語衆曰白蛇之神盡於是矣必將自出如

越過五壇雖吾亦不復有生理苟不吾敵則止於三
不勝正此邦當無憂也已而烈火從穴中發漸及壇時大
蛇呀然張口意欲吞壇矯首係空高出望表迤邐且近引
其身繞下層四五匝張左手執州印右手執王印端立對
之蛇縮恧挫沮進退不可軀幹漸低摧似若為一山所壓
衝第三級而止即飛劒殺之其後累累而出小者猶如柱
幾萬條張曰首惡蓋牝者種類實繁此難悉誅然亦不可
恕擇其為孽者去之足矣顧父老壯勇者解所佩刀劍斷
其如柱如楹者二十餘條皆為法力所束帖帖受創其
以待付神將驅出外境又數日率郡民視其穴有石林

中語其地盤憩之處白骨山積皆前後所啖食之人梟
百以日月方息張虔靜為漢天師三十代孫平生不娶
師將亂潛出城還鄉尸解復隱於峨眉山蜀人時或見之
天師遁派遂絕今以族人紹厥後云

趙進奴

建昌新城縣人姜五居邑五里外淳熙四年中秋夜在書
屋翫月輒纂遙聞婦人悲泣穴窓窺之素衣女挈衣包正
扣其戶姜問何人曰我只是軍中一娘隨夫作商它處
不幸夫死又無父兄弟可依今將還鄉乞食趕路不上
望許寄留一宿姜納之使別榻而卧明日不肯去願充妾

御妻復從之遂往第兩月方夜詣室中又有女子至示
市典庫戶趙家婢進奴為主公見私被娘子箠打信步
竄亦丐少留其人容貌端秀自言善彈琴奕棋仍能書畫
甚喜兩女同處如一家相與無間董氏嗜食鷄進奴密告
姜云彼乃野狐精積久非便它說喪夫事盡虛偽也姜深
以為疑董婦已覺慍曰五郎今日陡不喜歡莫是聽進奴
妄談否我知渠是地妖切勿墮其計姜曰何以驗其真相
曰但買雄黃白芷各一兩搗成末無用九芻草神離草人
一把並大蜈蚣一條共脩治為餅以半作丸與服於
書院渠必顛痛更將半藥實簪上之可見矣家新大

報曉者董欲烹之進奴使姜給稱出外潛於暗壁守視果見董變狐身攫鷄而食急取刀刺殺是夕進奴服藥竟亦死尸化蛇矣

程氏婦

舊王府郎 太祖為吳國公時所居在淮清橋之北其旁有程氏婦其夫賣扇為業嘗與同侶往蘇州買骨其妻獨處於家至夜見其夫舉身沾濕而至云江中覆舟惟已一人逃命且訴且泣妻亦揮涕解之夜聞就寢夫體冷如冰鐵妻問君平日不見體寒今若此何也夫曰遭江水浸灌體顛心寒不覺至此妻亦不疑逮五更即云往城外市湯

遂去抵暮復歸或時攜酒肉相對飲啖其鄰家聞婦與人
增雜小語以為必因夫出私通它家男子乃密穴壁窺之
見婦宛與其夫相並大訝之明日以詰其婦婦言遭風墮
江得一蓬附之不死隣婦曰若爾則吾等夫子皆亡何獨
渠一人歸且幸而得生何為不與吾等相面此必妖也婦
面頰不聽隣婦終疑之教以朱絲縫其衣裾婦不得已諾
之其夕醉歸就枕密以絲縫其裳尾而寢五鼓復去平旦
婦呼隣婦隨絲驗之則絲正挂舊王府垣上衛卒啟東門
逐絲而行至一石礎下乃絕遂扛礎掘泥尋之見一巨壺
醉眠於下其大四五圍長二丈許見人驚覺吐氣勃勃

共揪鑽擊殺之婦乃悟蛇所為嘔吐三數日出黃水斗餘
因服雄黃丸得不死踰月程生歸自吳門妻羞恚不敢婚
者數日

程山人女

樂平螺坑市織紗盧匠娶程山人女屋後有林麓薄晚出
遊逢一士人風流醞藉相戲狎隨至其室逼與同寢家
人有覘見者就視之乃為長蛇繳繞數匝時吐舌於女唇
吻中盧大驚拊几呼詢之女笑曰爾何言之謬此是好士
大夫愛憐我故相擁持豈汝賤愚工匠之比柰何反謾以
為妖類盧出外思之策思下江巫言能治即被髮跣足跳

渠而前鳴鼓吹角以張其勢蛇睚睚自若江命煎油大鍋
通夕作訣愈力女怨告曰無貽我恩人舉衾覆之蛇亦縮
首衾下江度其無能為用繩串竹筒套其頸使侶伴舁衣
高冠十輩分東西立襍擊銅鐵器五人拽女向東五人拽
蛇向西如此者五方得解女身之纏縛遂與衆斫碎蛇棄
之油鍋內程氏救之無及灑淚移時欲與俱死於是使吞
符以正其心神餌藥以滌其腸胃踰月始平

孫知縣妻

丹陽縣外十里間土人孫知縣娶同邑某氏女女兄某氏
人孫妻居少其顏色絕艷性好梅粧不以寒暑著素衫

紅直繫容儀意態全如圖畫中人但每日浴時必施重障
蔽障不許婢妾輒至雖揩背亦不假手孫數扣其故笑而
不荅歷十年年且三十矣孫一日因微醉伺其入浴戲鎖
隙窺之正見大白地堆盤於盆內轉盼可怖急奔詣書室
中別設床自是與之異處妻蓋已知覺纔出浴即往就之
謂曰我固不是汝亦錯了切勿生它疑今夜歸房共寢無
傷也孫雖甚懼而無詞可却竟復與同衾綢繆燕昵如初
然中心疑憚若負芒刺展轉不能安席怏怏戚疾未踰歲
而亡

朱覲

朱觀者陳蔡遊俠之士也旅遊於汝南樓逆旅時主人鄧全賓家有女姿容端麗常為鬼魅之幻惑凡所醫療莫能愈之觀時過友人飲夜艾方歸乃憩歇於廬至二更見一人著白衣衣甚鮮潔而入全賓女房中逡巡間房內語笑甚歡不成寢執弓矢於黑處以伺其出候至鷄鳴見女送一少年而出觀射之既中而走復射之而失其跡曉乃聞之全賓遂與觀尋血跡出宅可五里以來其跡入一大枯樹孔中令人伐之果見一蛇雪色長丈餘身帶二箭而死女子自此如故全賓遂以女妻觀

蛇妖

蛇最爲妖化形魅人傳記多載亦有真形親與婦人交
會南城縣東五十里大竹村建炎間民家少婦因歸寧在
兩山間聞林中有聲回顧見大蛇在後婦驚走蛇昂首張
口疾追及繞而淫之婦盡力不得脫叫呼求救見者奔告
其家鄰里皆來趕莫能措手盡夜至旦乃去又壕口寶慈
觀側田家胡氏婦年少白質春月餉田去家數里負檐行
山麓過叢薄中蛇追之婦棄檐走未百步驚顛而仆爲所
及以身匝繞舉尾塞裳其捷如手裳皆破裂淫接甚久其
夫訝餉不至歸就食至則見之憤恚不知所出呼數十人
持杖來救蛇見衆舉首怒目呀口吐氣蓬勃如煙衆股栗

草敢前但熟視遠伺而已數日乃去婦因卧不能起形腫
脹朕津沫狼籍昇歸下五色汁斗餘病逾年色如蠟黃
縣富家居近山女刺繡開窓每見一蛇相顧咽間有聲鳴
其傍伺左右無人疾走入室徑就女為淫時時以吻接女
口又引首搭肩上加並頭狀女啼呼死轉不忍聞家人環
視欲殺她恐并及女交訖乃去遂妊娠十月產蛇纒數十
條南豐縣葉落坑紹興丁丑歲董氏婦夏日浴於溪中遇
黑衣男子與野舍又同歸舍坐卧房內家人但見長黑蛇
亦不敢殺七日而後去婦蓋不知為異物也此四女歸
存云

太元士

晉太元中士人有嫁女於近村者至時夫家遣人來迎女
家好發遣又令女弟送之既至重門累閣擬於王侯郎桂
下有燈火一婢子嚴粧直守後房帷帳甚美至夜女抱乳
母弟泣而口不得言乳母密於帳中以手潛摸之得一蛇
如數圍柱纏其女從足至頸乳母驚走視柱下守燈婢子
悉是小蛇燈火是蛇眼

江郎

吳少帝五鳳元年四月會稽餘姚縣百姓王素有室女年
十四美顏隣里少年求娶者頗衆父母惜而不嫁嘗一日

有少年姿貌玉潔年二十餘自稱江郎願婚此女父母愛
其容質遂許之間其家族云居會稽後數日領三四婦人
或老或少者及二少年俱至素因持資財以為聘遂成婚
媾已而江郎其女有孕至十二月生下一物如縮囊大如
升在地不動母甚怪異以刀剖之悉白魚子素因問江郎
所生皆魚子不知何故素亦未悟江郎曰吾不幸故產此
異物其母心獨疑江郎非人因以告素素密以家人候江
郎解衣就寢收其所著衣視之皆有鱗甲之狀素見之大
駭命以巨石鎮之及曉江郎求衣服不得異常詬罵尋聞
有物偃蹇聲震於外家人急開戶視之見床下有白魚

六七尺未死在地撥刺素大怒砍斷之投於江中女後別嫁

微生諒

明月峽中有二溪東西流宋順帝昇平二年溪人微生諒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至舫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見一美女在草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唐之女偶化魚游為君所得亮問曰既為人能為妻否女曰具契使然何為不得其後三年為亮妻忽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唐諒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也有思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來不知所終

彭城男子

彭城有男子娶婦在外宿月餘日婦曰何故不復入男曰
汝夜輒出我故不入婦曰我初不出壻驚婦云君自有異
志當為它所惑耳後有至者君便抱留之索火照視為何
物後所歡還至故作其婦前却未入有一人從後推令前
既上床壻捉之曰夜夜出何為婦曰君與東舍女往來而
意欲托鬼魅以前約相掩耳壻效之與共卧夜半心悟乃
計曰魅迷人非是我婦也乃向前攬捉大呼求火稍稍驚
小發而視之得一鯉魚長二尺

金陵人

金陵有人擔面具出售即俗所謂鬼臉子也行至石灰
下遇雨沾濕乃借宿大姓家庄丁不容其入權卧房簷
下中夜愁惱不能交睫而面具經雨將壞乃拾薪燃火置
爇之首戴一枚兩手兩膝各冒其一以近燎至三更許有
一大漢黑面黑衣且前且却其人念必異物懼其面具而
然也大聲叱之曰汝何為者黑漢前跪曰某黑魚精在此
里許水塘中與主人之女有情故每夕來往不意有犯尊
神望乞恕罪其人叱曰吾且未治汝宜速避黑漢狼顧走
去明日告主人以所見其女果病祟不安遂醵糖餼之得
烏鯉重百餘觔與其人醢以歸女病痊

與氏女

打消人與里長暴疾為里人所憎恒與其友為妖
物憑藉人皆笑之樊恨甚聞陳法官者神術乃具牒請之
法官至曰汝能舍此女我則為治主人曰欲女活耳柰何
舍之死曰非也能舍彼裸衣一視隨我行法則妖物授首
而女身無害矣如何曰惟命乃取炭數百觔熾之地穴取
大鐵索炙而赤之誦呪畢女著單裙自內室出坐胡床土
道士取火索纏之數重不知痛纏已紅奔十餘里躍入一
水塘中衆謂必死父母亦悲怖法官曰無事也三時乃自
水中抱一大黑魚而出水隨之湧至家捨魚而其鐵索

魚腮長一丈五尺重七百餘觔乃拽入火中炙殺之少時
女甦問其痛苦曰無苦也惟見一巨神有鬚鬚引我入一
處見一黑男子卧曰魅汝者非此物耶吾曰是遂以索穿
腮鎖之原不知赤身受辱也法官悉辭其家謝物但受一
輭馬而去女得生嫁為孫氏婦

謝非

丹陽道士謝非者往石城治買金還日暮不及家山中有
廟舍於溪水上入中宿大聲誦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
猶畏人劫奪其金意甚搔搔不安夜二更中忽有來至廟
門者呼曰阿銅阿銅應諾廟中有人氣是誰銅云有人言

是天帝使者少頃便還須臾又有來者呼銅問之如前銅
答如故復嘆息而去非驚擾不得睜眼遂起呼銅問之
來者是誰銅答言是水滸透穴中白鼉汝是何等物我是廟
北巖嵌中龜也非皆陰識之天明使告居人言此廟中無
神但是龜鼉之輩徒費酒肉祀之急具鍾來共往伐之諸
人亦頗疑之於是並會伐掘皆殺之遂壞廟絕祀自後安
靜

謝宗

會稽王國吏謝宗赴假經吳臯橋同船人至市宗獨在船
有一女子姿性婉婉來詣船因相為戲女郎留宿歡譁乃

求寄載宗許之旨爾船人夕夕聞言笑後逾年往來彌數
同房密伺不見有人知是邪魅遂共掩被良久得一物大
如枕須臾又獲二物並小如拳視之乃是三龜宗悲思數
日方悟向說如是云此女子一歲生二男大者名道愍小
者名道興宗又云此女子及二兒初被索之時大怖形並
縮小謂宗曰可取我枕投之時族叔道明為郎中令龍三
龜示之

朱法公

山陰朱法公者嘗出行憇於臺城東橘樹下忽有女子年
可十六七形甚端麗薄晚遣婢與法公相聞方少欲詣宿

至人定後乃來自稱姓檀住在城側因共眠寢至曉而去
明日復來如此數夜每曉去婢輒來迎復有男子可六七
歲端麗可愛女云是其弟後曉去女衣裙開見龜尾及通
腳法公方悟是魅欲執之向夕復來即燃火照覓尋失所
在

王魚

齊王魚自建業將之渚宮至江州泊舟於岸夜深風生月
瑩忽聞前洲上有十餘人喧噪皆女子之音魚異之謂諸
人曰江渚中豈有是人也乃獨棹小舟取葭蘆之陰循洲
北岸而於蘩葦中見十餘女子或衣綠或衣青碧半

立坐者一女子泣而言曰我始與姊妹同居陰宅長夜
漢不意諸娘虛為上峽小兒所娶乃至分離立者一女子
嘆曰潮水有迴而我此去應無返日言未竟北風微起立
者曰潮至矣可以還家負急從蘆葦中出捕悉化為龜入
水而去

島胡

近世有波斯嘗云乘船泛海往天竺三国者已六七度其寂
後船漂入大海不知幾千里至一海島島中見胡人衣草
樂懼而問之胡云昔與同行侶數十人漂沒唯已隨流得
至於此因爾採木實草根食之得以不死其衆哀焉遂舶

載之胡乃說島上大山悉是車渠瑪瑙玻璃等諸寶不可
勝數舟人莫不棄已賤貨取之既滿舡胡令速發山神若
至必當懷惜於是隨風挂帆行可三四十里遙見峯上有
赤物如蛇形久之斬大胡曰此山神惜寶來逐我也為之
索何舟人無不戰懼俄見兩山從海中出高數百丈胡喜
曰此兩山者大蟹螯也其蟹常好與山神鬪神多不勝甚
懼之今其螯出無憂矣大蛇尋至蟹許盤鬪良久蟹夾蛇
頭死於水上如連山舟人因是得濟也

鄧元佐

鄧元佐者潁川人也游學於吳好尋山水凡有勝境無不

歷覽因謁長城宰延挹託舊暢飲而別將抵姑蘇候入一
徑甚嶮阻紆曲凡十數里莫逢人舍但見蓬蒿而已時日
色已暝元佐引領前望忽見燈火意有人家乃尋而投之
既至見一媼舍惟一女子年可二十許元佐乃投之曰余
今晚至長城訪友乘醉而歸誤入此道今已侵夜更向前
途慮為惡獸所損幸娘子見容一宵豈敢忘德女曰大人
不在當奈何况又家貧無好茵席祇待君子不棄即聞命
美元佐餒因舍焉女乃嚴一土塌上布軟草坐定女子謔
食元佐餒而食之極美女子乃就元佐而寢元佐至明忽
覺其身卧在田中傍有一螺大如升子元佐思夜來所餐

原缺

唐書異編卷之二十五

印月軒主人彙

禽部

令史妻

唐開元中戶部令史妻有色得魅疾而不能知之家有驢
馬恒倍芻秣而瘦劣愈甚以問隣舍胡人胡亦術士笑云
馬行百里猶勸今反行千里餘寧不瘦耶令史言初不
入家又無人曷由至是胡云君每入直君妻夜出君自
知若不信至入直時試還察之當知耳令史依其言夜
隱它所一更妻起覲粧令婢鞍馬臨階御之婢隨

後舟中乘空不復見令史大駭明往見胡瞿然曰魅信之
夫為之奈何胡令更一夕伺之其夜令史歸堂前幕中裏
頭復還問婢何以有生人氣令妻以掃帚燭火遍然堂裏
令史狼狽入堂大甕中須臾乘馬復往適已燒掃帚無復
可騎妻云隨有良騎何必掃帚婢倉卒逐騎大甕隨行令
史在甕中懼不敢動須臾至一處是山頂林間供帳繡幕
筵席甚盛群飲者七八輩各有匹偶座上宴飲洽昵備至
數更後方散婦人上馬令婢騎向甕婢驚云甕中有人婦
人來醉令推着山下婢亦醉推令史出令史不敢言乃騎
而去令史及明都不見人但有餘煙燼而已乃尋徑路崎

唄可數千里行乞辛勤月餘僅得至舍妻見驚問久之何
所來令史以它荅復往問胡求其料理胡云魁已成伺其
復去可遽縛取火以焚之聞空中乞命頃之有蒼鶴飛
中焚死妻疾遂愈

徐奭

晉懷帝永嘉中徐奭出行田見一女子姿色鮮白就與
謂女因吟曰疇昔聆好音日月心延佇如何遇良人中
邈無緒奭情既諧欣然延至一屋女施設飲食而多
經日不返兄弟追覓於湖邊見與女相對坐兄以藤
女即化成白鶴翻然高飛奭恍惚年餘乃差

鳴鶴山誌

明州慈谿縣鳴鶴村一山寺既結夏有老人約年七八十
夫米寓食皆藥頗能愈病有錢不計多寡必盡買酒醉狂
則歌舞終日頗類有道者與新戒一僧遊甚密朝出暮歸
莫知所由同房老僧訝之屢語僧乃曰兄非厚善我我不
告此老神仙也我有它生契常招我訪其師師隱處巖穴
間旦夕偕羽化矣同房益訝焉戰言曰能許吾同遊乎曰
須同語老人若無仙分固不可也明旦備禮扣請老人曰
尺汝兩人可耳更勿廣引人明當同往至期呼換僧襖短
衣製行深山隨峭壁捫蘿而上足踵飛鳥目眩神怖幾不

可登半日許升巖崖頂大松十餘株偃蹇如龍蛇仙曰
仙師所居近矣老人先至松下持片石扣崖扉琤然如振
金鐵同房望松杪見兩大鶴崔長丈餘掀舞直下至崖間
則成羽衣道士形風動林葉乍離乍合老人亦為鶴雀久
之復故心驚而不敢言有頃傳呼曰先生召進抵崖扉前
有巨石屹立二道士坐石上鬚眉皓然老人目二僧致敬
訖乃命坐注視移時口皆可為仙人便當來服丹砂且今
暫歸寺沐浴毋使人知也二僧稽謝而還老人與同途到
寺已暮同房欲驗情狀乃邀坐寮中置酒並席潛起取之
首椹老人胸曰汝精怪也吾向觀汝輩在山中皆露真容

為月族而反以上仙見給謂我不識邪老人驚悸不能
遂被數人號呼仆地死果大鵲雀也新戒僧猶哀號曰母
傷老先生久而方悟眾聚觀嗟異明日率壯徒遍山訪覓
故處蹤跡死然但不復見二道士耳

魏沂

越魏沂居近天台一日過赤城仰瀑布因而採草實備藥
餌遂深入焉迨晚至一林下見一老叟紅巾素服曳杖而
行有自得意沂進揖曰山深路迷晚無所之敢問老丈此
處有旅店乎叟曰山中安得旅店老夫散室甚適願賜光
臨何如沂聞之忻然從行穿林涉澗入一茅屋藤床石磴

其整潔焉茶畢出豆飯共所食之所見壁上有軸軸上有
詩詩云養就丹砂壽筭綿鷄群獨出勢昂然數聲唳月歸
三島幾度乘風上九天長夜聽琴來蕙帳清晨覓食在芝
田自從華表歸來後滄海桑田幾變遷所讀未畢叟笑曰
此老夫之自贊也所不喻止宿其屋翌日辭歸叟携手送
至舊路而別曰君行宜珍重勿輕回顧所乃緩行數步而
竊回視之見叟忽然化為白鶴騰空而去始憶詩贊為鶴
焉

陳元善

陳元善蘇之婁門人情度瀟灑尤好奉道多學為詩

將諸術自稱法名洞真往來嘉定諸大家子姪與為狎友
嘗寓談氏其家畜一鷄已十八年元善方與主人語鷄自
庭中飛至其前舒翅伸頸遂死於地夜宿書房中有女子
欵門笑而入自稱主人之女慕君曠達故來相就元善視
之姿色絕妍麗問其年曰十八矣遂留與狎自是晨往暮
來往往且經歲女間自言命屬鷄元善解有所如女輒隨
至意稍疑之而不能絕每一來覺意中昏沉如醉夢去則
灑然以語談氏主人驚曰吾家安有此女至此鄰人家亦
無之必祟也且彼云年十八而屬鷄以今歲計之生肖不
合獨吾家所畜鷄其年正如此數將無是乎陳用其技書

付咒水欲以辟之女來如故或密藏符於懷袖間女輒知
之怒曰爾乃疑我以手挾而反覆撲之俟符墜地則奪去
或教其以周易一冊置裹肚中女至撲之再三終不墜乃
舍去一夕與數友同宿王禰所相戒無睡以覘其來夜中
衆聞元善叱罵聲起視見其身憑於床類交合之狀已而
遺精在席上元善如夢覺衆大譟逐之見帳頂一黑團作
鷄聲飛出牕外乃相與延術士結壇召將吏遣之女見元
善謝曰無逐我我數日將往無錫托生矣汝送我不可至
井亭懼為井神所收當送我於野地耳如其言以符水繫
物送城外數里荒僻處自是遂絕

陶公行

陶公行江湖之逸士也一日放舟洞庭泊於群山之下是
夜月色皎潔必行豁然吟一絕曰一湖煙水綠於羅蘋藻
京風起白波是處扁舟歸去晚滿蓬豪興月明多吟間聞
岸上笑語聲視之乃二女子容色絕美衣裳甚腴相與吟
詩於沙渚一錦衣者吟曰采采珍禽世罕儔天生匹偶得
風流丹心不改常同鶴翠羽相輝每共遊齊瓦對臨金殿
魚沙雙躡玉田秋此生莫遣輕離別交頸成雙到白頭
者吟曰同盟三五共優游鎮日清閑得自由片雪
不飛寒晚玉衣寒映碧波秋相親相近來還去無東無

拘沒又浮歲暮江湖誰是侶忘機長伴釣漁舟必行登岸
趨之二女亦不駭走乃徐言曰先生遨遊江湖曾幾矣二
人否必行曰不識錦衣者曰妾楊氏此素衣妹歐氏也必
行曰然則何以夜行女曰妾輩生長於斯就此玩月博笑
耳必行挑曰予舟中無人肯過訪否女欣然從之乃攜手
登舟酌於蓬下極其歡譁已而就寢兩情甚濃必行喜而
吟曰倚翠偎紅情最奇巫山黯黯雨雲迷二女同聲和曰
風流好似偷香蝶繞過東來又向西天將曙二女急起
舟涉波而去必行但見一鸞鵲一白鷗也

京師女

京師有民家女為陰鬼所侵夕昏朝爽恒若酩酊父母憂
醫巫治之經年不除乃召朝天宮道士建醮其女出禮神
道士問姐姐見此物作何形女曰戴赤冠衣白衣而腰有
赤帶足着褐皮靴每來作扣齒聲旦去如飛問其家所在
但笑而不荅女退道士相與論寃俄而群雞出於庭中一
白而雄者腰毛赤色昂昂獨立約重七八觔蓋其女之過
關鷄也道士想像其形指之而笑云夜與處女為歡者非
汝也耶鷄正立凝視若嗅其言衆告主人曰必此物耳主
人亦悟曰此鷄已十二年矣因其每日上屋不食至暮乃
下又不入罍心竊怪焉今其然乎遂呼童烹之以祭其夕

女見此怪浴血而至曰我已為汝父害永不復甦好女
淚言別女為慘然明起神爽復舊

劉潛女

隴右劉潛家大富唯有一女初笄美姿質繼有求聘者其
父未許家養一鸚鵡能言無比此女每日與之言話後得
佛經一卷鸚鵡念之或有差誤女必證之每念此經女必
焚香忽一日鸚鵡謂女曰聞我籠爾自居之我當飛去汝
怪而問之何此言邪鸚鵡曰爾本與我身同偶託化劉家
今須却復本族無怪我言人不識爾我固識爾其女驚白
其父母父母遂開籠放鸚鵡飛去晚夕監守其女謹密

女無故而死父母驚哭不已方欲葬之其屍忽化一白鵝飛去不知所之

木師古

遊士木師古貞元初行於金陵界村落日暮投古精舍宿見主人僧主人僧乃送一陋室內安止其本客廳乃封閉不開師古怒遂詰責主人僧僧曰誠非怪惜於此而卑吾公於彼但以承前客宿於此者未嘗不大漸於斯自某到已三十餘載殆傷三十人矣閉止周歲再不敢令人止宿師古不允其詞愈生猜責僧不得已令啟戶灑掃乃寢年深朽室矣師古存心信而口貌猶怒及入寢亦不免有備

補之志遂取篋中便手刀一口於床頭用壯其膽且寢入
二更忽覺增寒驚覺乃漂沸風冷如有扇焉良久其扇復
來師古乃潜抽刀於幄中以刀一揮如中物乃聞墮於床
左亦更無它師古復藏刀故處乃安寢至四更以來前扇
又至師古亦依前法揮刀中物又如墮於地握刀更候了
無餘事須臾天曙寺僧及側近人同來扣戶師古乃朗言
問之為誰僧徒皆驚猶詢其來由師古具述其狀徐徐拂
衣而起諸人遂於床左見蝙蝠二枚皆中刀狼籍而死每
翅長一尺八寸珠眼圓大爪如銀色按神異秘經法云
歲蝙蝠於人口上服人精氣以求長生至三百歲能飛

為人飛進諸天據斯未及三百歲耳神力猶劣是為諸
所制師古因之亦知有服鍊術遂入赤城山不知所終宿
古舍者亦足防矣

昆蟲部

毗蟬王傳

有徐玄之者自浙東遷於吳於玄義里居其宅素有凶怪
玄之利其花木珍異乃營之月餘夜讀書見武士數百騎
升自床之西南隅於花壇上置縱縱縱縱縱縱縱縱縱縱
不可勝計獵訖有旌旗豹轟并馬騎數百又自外入至西
北隅有帶劍操斧手執弓槊者凡數百挈帷幙簾榻盤

魚鱗者又數百有器盛陸海之珍味者又數百道路往迎
奔走探偵者又數百玄之熟視轉分明至中軍有錯綵信
旗擁赤幘紫衣者侍從數千至案之右有大鐵冠執鉞前
宣言曰殿下將欲觀漁於紫石潭其先鋒後軍及甲士執
戈戟勿從於是赤幘者下馬與左右數百升玄之石硯之
上北設紅拂廬帳俄爾盤榻幄帳歌筵客席畢備賓旅數
十輩緋紫紅綠執笙竿簫管者又數十輩更歌迭舞俳優
之目不可盡記酒數巡上客有酒容赤幘其顧左右曰
漁具復有擔網網籠罩之類凡數百齊入硯中未頃獲小
魚數百千頭赤幘謂諸客曰予請為渭濱之業以樂賓

持鉤於硯中之南灘衆樂徒歌春波引曲未終獲魴鯉鱖
鰕百餘遽命操膾促膳凡數十味皆馨香不可言金石絲
竹鏗訇齊奏酒至赤幘者持盃顧玄之而謂衆賓曰吾不
習周公禮不讀孔氏書而貴居王位今此儒髮髯焦禿饑
色可掬雖孜孜矻矻而又奚為肯折節為吾下卿亦得陪
今日之宴玄之忽乃以書卷蒙之執燭以燕一無所見玄
之捨卷而寢方寢間見被堅執銳者數千騎自西牖下分
行布伍號令而至玄之驚呼僕夫數騎已至床前乃宣言
曰虬髯王子獵於羊林之澤釣於紫石之潭玄之庸奴遽
有迫脅士卒潰亂宮車震驚既無亡而其臨危之心須有責

文還國之伐付大將軍龔虹追過宣訖以白練繫玄之頸
甲士數十羅曳而去其行迅疾倏忽如一城門觀者桀
局疊足九五六里又行數里見子城入城有官闕甚麗玄
之至階下有赤衣冠者唱言追徐玄之至蚍蜉王大怒曰
服儒服讀儒書不脩前言往行而敢肆勇凌上付三事已
下議乃釋縛引入會議堂見紫衣冠者十人玄之遍拜皆
瞋目踞受平陳設之類尤炳煥於人間是時王子以驚恐
入心厥疾彌甚三事已下議請置肉刑議狀未下太史令
馬知玄進狀論曰伏以王子自不遵軌法遊佚失度視猶
如砥自貽震驚徐玄之性氣不回博識非淺况脩失

以妖誣今大王不能度已反恣胸臆信彼多士欲害普人
竊見雲物頻興沴怪屢作市言訛誠衆情驚疑昔者秦射
巨魚而衰殷格猛獸而滅今大王欲害非類是踵殷秦但
恐季世之端自此而起王覽䟽大怒斬太史馬知玄於國
門以令妖言者是時大雨暴至草澤臣蟹飛上䟽曰臣聞
縱盤遊恣漁獵者位必亡罪賢臣勗忠謹者國必喪伏以
王子獵患於絕境釣禍於幽泉信任幻徒獎惑儒士喪履
之戚所謂自貽今大王不究湛遊之非反聽詭隨之議况
知玄是一國之元老實大朝之世臣是宜採其謀猷匡此
顛仆全身或止於三諫犯上未傷於一言肝膽方期於國

主身自俄驚於異處臣竊見兵書云無雲而雨者天泣公
直臣就戮而天為泣焉伏恐比干不恨死於當時知玄恨
死於今日大王又不貸玄之峻法欲正名於肉刑是挾服
而觀越兵又在今日昔者虞以宮之奇言為謬卒解於晉
公吳以伍子胥見為非果滅於勾踐非敢自周秦悉數累
黷聰明竊願以塵埃之卑少益嵩嶽王得䟽即拜望飛為
諫議大夫追贈太史馬知玄為安國大將軍以其子執事
太史令賻布帛五百段米粟各三百石其餘玄之詩後
也於是砥詣宮門進表曰伏奉恩制云馬知玄有啟
比干之忠貞有魏中尉辛毗之諫諍而我亟以用臣

知人焚棟梁於將立大厦之晨碎舟楫於方濟巨川之日
由我不德致彼非辜是宜褒贈其亡賞延於後者宸翰
臨載驚載懼叩頭斷號回心止泣伏以臣先父臣知玄鑒
究天人藝窮曆數因通玄鑒得居聖朝當大王採薦堯之
晨是臣父展嘉謨之日逆耳之言難聽驚心之說易誅今
蒙恩澤旁臨照此非罪鴻恩霑灑猶驚已散之精魂好爵
彌縫難續不全之腰領今臣豈可因亡父之誅戮冒國家
之寵榮報平王既非本心效伯也亦非素志况今天圖將
變曆數堪憂伏乞斥臣遐方免逢喪亂王覽疏不悅乃逮
戾於候雨殿既寤宴百執事於陵雲臺曰朕有嘉夢能曉

之使我心洗然而亮者賜爵一級群臣有司皆頓首敬謝
王曰吾夢上帝云助爾金開爾國展爾疆土洎南自北赤
下泊石以答爾德卿等以為如何群臣皆拜舞稱賀曰啟
鄰國之慶也蜚飛曰大不祥何慶之有王曰何謂其然蜚
飛曰大王過魯生人滯留幽穴錫茲咎夢由天怒焉夫助
金者鋤也開國者闢也展疆土者分裂也赤玉泊石與火
俱焚也得非玄之鋤吾土攻吾國縱火南北以答繫頸之
辱乎王於是赦玄之之罪戮方術之徒自壞其宮以禳厥
夢又以安車送玄之歸纔及楫玄之夢覺汗流浹洽既明
乃召家童於西牖掘地五尺餘得蟻穴如三石缶因縱火

焚之靡有了遺自此宅不復凶矣

科斗郎君

隋煬帝征遼十二軍盡沒總管來護坐法受戮煬帝盡戮
計其家子君綽憂懼連日與秀才羅巡羅逖李萬進結為
奔走共亡命至海州夜黑迷路路傍有燈火因與其趨之
扣門數下有一蒼頭迎拜君綽因問此是誰家荅曰科斗
郎君姓戚即當府秀才也遂啟門門又自開敲中門曰蠅
兒外有四五箇客蠅兒則又一蒼頭也遂開門秉燭引客
就館客倚床榻茵褥甚備俄有一小童持燭自中門出曰
六郎子出來君綽等降階見主人主人辭彩朗然文辭紛

錯自通姓名曰威汚蠖叙寒溫訖揖客由阼階坐曰汚蠖
忝以本州鄉賦得與足下同葺清宵良會殊是忻願即命
酒洽坐漸至酣暢談譁交至衆所不能對君綽頗不能平
欲以理割之無計因舉觴曰君綽請起一令以座中姓名
雙聲者犯罰如律君綽曰威汚蠖實識其姓衆皆拊手大
笑以為得言及至汚蠖改令曰以坐中人姓為歌聲自二
字至三字令曰羅李羅來李衆皆慙其辨捷羅巡又問着
聲雅之輩足得自比雲龍何王名之自貶耶汚蠖曰僕
從賓興多為主司見屈以僕後於群士何異尺蠖藤汚泥
乎巡又問公華宗氏族何為不載汚蠖曰我本日與衆

齊威王亦猶桓丁之類何是下之不學耶既而蠅蛆羣聚
大盤至珍羞水陸充溢其間君綽筆及僕從無不飽飫夜
闌微燭連榻而寢遲明叙別恨悵俱不自勝君綽尋行數
里猶念汚蠅復來見昨所會之處了無人居唯汚池邊有
大蠅長數尺又有蜣螺丁子皆大常有數倍方知汚蠅及
二豎皆此物也述其惡昨宵所食物各吐出青泥及污水
數升

石憲

有石憲者其籍編大原以商為業常貨於代北長慶二年
夏往鴈門關行道中時暑方盛憲偃大木下忽見一僧持

目披褐衲其體奇異未憲前謂憲曰我廬於五臺山之南
有窮林積水出塵俗甚遠實群僧清暑之地檀越幸偕我
而遊乎即不能吾見檀越病熱且死得無悔其心耶憲以
時暑方盛僧且以褐褐語相動因謂僧曰願與師偕去於
是其僧引憲西去且數里果有窮林積水見群僧在水中
憲怪而問之僧曰此玄陰池故我徒浴於中且以蕩炎熯
於是引憲環池行憲獨怪群僧在水中又其狀貌無一異
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也於是憲
立池上群僧即於水中合聲而噪僅食頃有一僧挈手曰
檀越與吾偕浴於玄陰池慎無畏憲即隨僧入池中忽覺

一身盡冷噤而戰由是驚悟因亟趨於大木下衣盡濕而寒慄且甚時已日暮即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於道聞道中有蛙鳴甚顚群僧之梵音於是竟往尋之行數里窮林積水有蛙甚多其水果謂玄陰池悟其僧乃群蛙也意曰此蛙能易形以惑於人豈非怪尤者乎於是盡殺之

太和士人

太和末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莊中肄業初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半寸葛巾策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

初若不見乃登牀責曰遽不存主客禮乎復升案窺書詔罵不已因覆硯於書上士人不耐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譏有頃有婦人四五輩或老或少皆長一寸大呼曰貞官以君獨學故令郎君言展且論精奧何癡頑狂率輒致損害今可見貞官其來連續如蟻狀如騶卒撲隸士人士人恍然若夢因囑四吏疾苦甚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四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遙望見一門絕小如節使牙門士人乃大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復被衆囑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內見一人戴冠當殿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可餘此士人曰吾憐汝獨處俾小兒姓何

告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持刃攘臂趨之士入大懼謝曰某愚騃肉眼不識貞官乞賜餘生歎之曰且解却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矣絳蠅猶在及明尋其蹤跡見東壁石階下有小穴如粟守宮出入焉士人即雇數夫發之深數丈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色赤長尺許蓋其王也壞土如樓狀士人取錄焚之後亦無它

蜴虺

西安有蜴虺寺塑大蜴於棟間相傳國初有女子素不慧病死後生迷明敏以文吏知名時有布政通懷懷客以女

為言

遂娶之月餘日布政方視事有時需使閤人入私
耳呼夫人不應但是老婦大如車輪卧於榻間驚而出
以白馬不信叱為妄問請曰它日相公下堂願無聲款
密持之必可見也如其言果見老婦伏榻上展轉間又成
好女子矣然語而辭意頗羞澁已而忽失所在是夕人
安乃出拜燈下曰身本蠟魔所以寅緣見公者非敢為幻
惑欲有求耳公能不終拒乃敢輸情許之乃曰我昔為魔
得罪真道賴觀音大士救按免其死因假女屍為人幸獲
侍左右覬公建一蘭若以報大士之德耳今醜迹已彰
公哀憐布政領之女子遂隱它日乃命所司建寺至今

鳥

上殿

高州王侯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見明常取水沃地以蔽
將薄上眠息飲食悉入其中云恒有女着青裙白帶來就
其後母聞薦下歷二有聲發之見一青色白纓蚯蚓長二
尺許云此女常以一奩香見遺氣甚精芬奩乃螺殼香則
昔蒲根於時咸以雙暫同阜

朱誕給使

淮南朱誕字永長吳孫皓世為建安太守誕給使妻有鬼
病其夫疑之為哀後出行窺穿壁窺之正見妻在機中譏

遙瞻桑樹上伺之言笑給使仰視樹上有年少人可十四
五六青衿袖青幘頭給使以為信人也張弩射之叱為鳴
蟬其大如箕翔然飛去妻亦應聲驚曰噫人射汝給使
其故後久時給使見二小兒在陌上共語曰何以不復
汝其一即樹上小兒也荅曰前不遇為人所射病瘡積
彼兒曰今何如曰賴朱府君梁上膏以傅之得愈給使
謂曰人盡言膏藥頗知之否誕曰吾膏久置梁上人安
望之給使曰不然府君視之誕殊不信試為視之封
故誕曰小人敢妄作膏自如故給使曰請試開之則
半焉所搗刮見有趾跡誕自驚乃詳問之給使具

未

瘦腰郎君

桃源女子吳寸趾夜恒夢與一書生合問其姓氏曰僕瘦腰郎君也女意其為休文昭畧入夢耳久之若真焉一日晝寢書生忽見形入女帳既合而去出口漸小化作蜂飛入花叢中女取歸養之自後恒引蜜蜂至女家甚衆後其家竟以作蜜興富甲里中寸趾以足小得名乃天寶中事也

徐邈

徐邈晉孝武帝時為中書侍郎在省直左右人恒覺邈獨

在帳內似與人共語有舊門生一夕伺之無所見失時微
有光始開窓戶瞥見一物從屏風裏飛出直入鐵鑊中仍
逐視之無餘物唯見鑊中聚蠶繭根下有太青蚱蜢雖疑
此物魅而古來未聞但摘除其兩翼至夜遂入繭夢云為
君門生所困往來道絕相去雖近有若河山邈得夢甚悽
慘門生知其意乃微發其端邈初時疑不即遁久乃語曰
我始來直便見一青衣女子相從前度猶作兩髻安色甚
美聯試挑譴即來就己且愛之仍溺情亦不知從何而遂
此兼告以夢門生因具以狀白亦不復追殺蚱蜢

至

審雨堂志

夏陽盧汾字士濟幼而好學晝夜不倦後魏莊帝求書二
年七月二十日將赴洛友人宴於齋中夜聞月出之後忽
聞廳前槐樹空中有語笑之音並絲竹之韻數友人咸聞
訝之俄見女子衣青黑衣出槐中謂汾曰此地非郎君所
請奈何相造也汾曰吾適宴罷友人聞此音樂之韻故來
詰耳女子笑曰郎君真姓盧乃入穴中俄有微風動林汾
嘆訝之有如昏昧及舉目見宮宇豁開門戶迥然有一女
子衣青衣出戶謂汾曰娘子命郎君及諸郎相見汾與三
友俱入見數十人各年二十餘立於大屋之中其額號曰
香雨堂汾與三友歷階而上與紫衣婦人相見謂汾曰適

會同宮諸女歌宴之夕聞謠卽降重不敢拒言因拜見紫
衣者乃命汾等就宴後有衣白者青黃者皆年二十餘自
堂東西閣出約七八人悉妖艷絕世相揖之後歡宴未深
極有美情忽大風雨雷雨堂梁傾折一時奔散汾與三友
俱走乃醒既見庭中古槐風折六枝連根而墮因把火照
所折之處一大蟻穴三四蟻蛄一二蚯蚓俱死於穴中汾
謂三友曰異哉物皆有靈况吾徒適與同宴不知何緣
入及曉因伐此樹更無它異

張景

平陽人張景者以善射為本郡裨將景有女年始十六七

甚敏博其父母愛之居以側室一夕女獨處其中寤未幾忽見軋其戶者俄見一人來被素衣貌充而肥遂自啟身於女之榻女懼為盜默不敢顧白衣人又前迫以笑女益懼且慮為怪焉因叱曰君豈非盜乎不然是它類也白衣人笑曰謂吾為盜且亦誤矣謂吾為它類不其甚乎且吾本齊人曹氏子也謂我美風儀子獨不知乎子雖拒我然猶寓子之舍耳言已遂偃於榻且寤焉女惡之不敢竊視迨將曉方去明夕白衣又來女懼益甚又明日具事白於父父曰是必怪也即命一金錐貫縷於其末且利芒以授女教曰甞若至以此表焉是夕又來女強以言治之白衣

果喜寤夜將半女家以鉗傳其項其魅躍然大呼曳縷而去明日女告父乃命僮逐其跡出舍數十步至古木下得一穴而繩貫其中乃窮之深不數尺果有一蟬螬約尺餘踰其中焉鉗表其穴頂蓋所謂齊人曹氏子也景即殺之自此遂絕

和且耶

文明元年毗陵滕廷俊患熱病積年每發自如火燒數日方定名醫不能治後之洛調選行至榮水西四十里天已向暮未達前所遂投一道傍莊家主乃醫出未至拜授心無聊賴因歎息曰為客多苦辛日暮無主入即有老父

其髮疎禿衣服亦敝自堂西出拜曰老父雖無所解而性
好文章適不知郎君來止與和且耶連句次聞郎君吟為
客多苦辛日暮無主人雖曹丕門客子長異人不能過也
老父與和且耶同作渾家門客雖貧亦有斗酒接郎君清
談耳廷俊甚異之因問曰老父住止何所老父耶曰僕忝
渾家掃門之客姓麻名來和弟大君何不呼為麻大廷俊
即謝不敏與之偕行逶迤堂西隅遇見二門門啟華堂複閣
甚奇秀館中有尊酒盤核麻大揖讓廷俊同坐良久中門
又有一客出麻大曰和至矣耶降階揖讓就坐且耶謂麻
大曰適與君欲連句君詩題成未麻大乃書題目曰同在

渾家平原門館連句一首便請為四句體麻大詩曰自與
漁家鄰馨香遂滿身無心好清靜人用去灰塵僕竹四句
成矣且耶曰僕是七言韻又不同如何麻大曰但自為一
章亦不惡且耶良久吟曰終朝每去依煙火春至還歸養
子孫曾向符王筆端坐爾來求食渾家門廷俊猶不悟見
門館華盛因有淹留歇息之計詩曰田文稱好客凡養幾
多人如欠馮誰在今希廁下賓且耶麻大乃相顧笑曰何
得相譏向使君在渾家門一日當厭飫矣於是餐膳有餘
引滿數十巡王人至覓廷俊不見使人叫喚之廷俊應曰
唯而館宇并麻和二人一時不見乃坐厠屋下傍有大

蠅禿掃帚而已廷俊先有熱疾自此以後頓愈更不復發矣

薛嵩

薛嵩性慈戒殺即微細如虱亦不害之一夕夢被上虱甚多漸變為寸許人謂嵩曰受君之貺非一日矣今君有急正吾儕効命之秋也遂列行於被上須臾皆墮嵩驚覺墜火尚明呼侍兒視之被上有一線血痕橫廣尺餘乃死虱也嵩痛惜久之不知其故蓋是夜有刺客為主所屬得金百觔來害嵩其人有古劍利甚看處必破見血立死是夜其人劍一下即見血以為殊死矣歸報其主相對徵甚明

日蓮人服之無恙也訪得風事始知其夢蓋氤化嵩之死也

鞠通

孫鳳有一琴名吐綬彈之不甚佳獨有人唱曲則琴絃自相屬和因改名曰自鳴但琴背有一孔若蛀者一日有一道人乞食因見曰此中有蛀不除之則將速朽袖中出一小竹筒倒黑藥少許孔側則有一綠色虫走出背上隱隱有金線文道人納虫竹筒中竟去自後唱曲琴絃不復鳴矣鳳怪之有博物君子說及此事嘆曰此異寶也謂之鞠通有耳聾人置耳邊少時即愈喜食枯桐尤愛古墨鳳

悟道人竹筒中藥蓋古墨屑也